



寒村安庸集

丁卯至戊寅

歲丁卯寒村子年五十有一矣筋力已衰志氣灰
冷舉一生所欲爲者盡泯然歸於無何有之鄉從
此惟庸人自安而已因名其所著曰安庸

卷一

吟嘯詩鏡序

怡庭陳先生行狀

同范筆山祭陳怡庭先生文

節孝黃母鄭氏傳

魏朋三詩序

丁卯鄉墨序

千秋先生傳

海昌張比翁先生壽序

寒村舉業自序

寒村舉業後序

重修南豐先生文集序

琴友張氏詩稿序

南雷先生八旬徵言小引

郡守張紫昭壽序

張萼山集選詩序

文學張君墓誌銘

錢穉廉五十壽序

南雷先生八旬壽序

救災約序

怡庭傳稿序

新訂金鏡錄定本序

貞孝先生傳

永安令高君與侯小傳

三節祠記

周臯懷詩稿序

處安黃君墓誌銘

卷二

崇祀鄉賢錄序

崇祀名宦編序

怡庭遺集序

竹窗近體序

程墨商序

劉介菴文稿序

祭徐翁瑞生文

馮孟勉詩存序

完岡山集序

筆圭集詩序

萬正符先生七十壽序

勝遊詩草序

秦節母苗太安人七旬壽序

新城王公詩集序

傳經堂記

代建寧師壽沈仲臨先生七十序

白雲軒唱和詩序

遊仙詩序

題九人圖詩序

石人硯銘序

因亭記

廉守董侯壽序

高州府通判吳君仲和壽序

覺苑寺重建宗覺堂募緣引

茂名錢令壽序

王素卿詩序

林門世節紀畧

鄒忠介送蔡見涯歸粵詩跋

吳伯謙六十壽序

與在京各同年書

董母沈太夫人七十壽序

與范筆山書

中憲大夫顯考秦川府君行狀

寒村安庸集卷一

山陽戴晟

較刻

鄞張錫琨

吟嘯詩鏡序

丁卯

余所居曰安仁村西接城山東連邵渡並冰篆江而行可二十里許方承平時家誦戶絃士之欲賞奇晰疑者左右望皆可過從余髫齡猶及見之飲社文會此往彼來甚樂也不數十年一輩衣冠凋謝且盡田童牧豎罕可與語余嘗索居寡歡興至出門終落然

無所向竊歎兩間文運之衰里黨寂寞至此而村之
極東有虞子君典者獨守其詩書之業勿墜其子人
玉又習詞賦以時文聲冠冕庠序蓋吾邑著姓莫過
虞氏自孫吳仲翔以來仲寧山坡次安伯施鳴鶴世
以文學知名當世而俗傳常侍墓實在橫山之麓去
君典家僅六七里豈故家世族之苗裔詩書遺澤時
時發洩如是歟不然何彼俱衰而此獨盛也自余識
君典數十年矣少而壯壯而老歷經世故其間豈無
悴榮豐約之殊而君典胸次洒然與人交坦夷落拓

如一日竊意其中必有以自樂願以衡宇相去遠至
十里不得旦晚相從從容窺其底蘊常用悵然丁卯
四月見過忽出其所集唐宋元明之詩曰吟嘯詩鏡
屬余作序余受而讀之每錄一詩必繫其人其事於
上一若毛詩之有序就中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之言
居多間亦雜以怨誹諧褻神鬼仙釋之詞解頤破寂
而大旨以情至之語爲的洵足供江天吟嘯之興而
亦可以考鏡得失者也嗚呼俗學錮人舉世徒知比
偶久矣風雅一道誰復有過而問焉者年來應制體

興攘臂言詩者頗衆然勦襲浮夸以爲貢諛取憐之具已耳詩之一派蓋幾乎絕而君典之所挾以自樂者顧如此古云禮失而求之野孰謂此集必非詩之絕續所由係耶夫以天下之言詩者皆足亡詩而一鄉之言詩者反足存詩則是吾里文運又未可謂之全衰也已君典父子勉之宇宙無窮斯文未墜仲翔以來累朝文學之盛豈果人間世所不復有乎

怡庭陳先生行狀

丁卯

曾子曰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所謂仁者先儒嘗取醫家麻木不仁之說反觀互証則是仁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顧一體之中痛必摩撫癢必搔搔雖毛髮膚爪之微莫不實致其所以愛之之法而或者徒執夫廓然大公之論想像虛空玩弄光景以爲道在是豈知其流之弊正犯所謂麻木之証乎故余嘗謂仁者先難非別有所謂難也欲待人以厚則必先自處於薄欲與人以逸則必先自處於勞若是則士之

有志於仁者自當終其身於清苦勤勞之中而無一
時休息之期矣嗚呼此卽曾氏忠恕之旨能得孔門
一貫之傳者也若吾友怡庭先生庶其近之乎先生
姓陳氏諱錫叔字介眉怡庭其自號也其先自青州
徙鄆之後隆又自後隆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
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鑰鑰生誥贈朝列大夫濂
卿濂卿生子三模東模中書舍人東嘉靖己丑進
士歷官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居七才子
之一者也東某學博士弟子生懷懷生洪憲字天衢

幼孤奉母娶丘氏夫婦以純孝聞天衢生子三長文
奐字伯美伯美業儒謹厚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
士配方氏贈孺人生三子長卽先生也先生生而夙
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或試之對應聲奇中然已
進止有禮如成人讀孟子百里奚不諫輒能作論極
詆其非十五遊庠二十而食廩是時先生雖年少爲
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宿儒鉅公顧屢
困場屋家貧以授徒爲業始館奉川鄔氏繼應定海
令雪沽朱公之聘已而設塾於陳子同亮之雲在樓

其教人務先器識而後文藝講貫詰難精勤嚴毅因材而施各有成就而其不媿人師尤在以身爲範當在定也邑人知其令雅重先生以是求關說者無虛日先生在署數年未嘗一應其在雲在樓也故人有言秦中者卑禮相招先生念弟子願留之誠不以束修豐約爲行止先生故美風姿膚神玉映然羸然弱不勝衣也教學二十餘年積勞致疾至身患偃僂而猶危坐指授窮旦晚不少休乙巳丙午之際與余同爲策論之會丁未同受學於黃門因同侶講經之會

於甬上先生推擇同志凡與會者皆極一時之選心得新義爭長競爽足破從來訓詁而先生廣徵而約取獨能以虛心平氣之詞解紛息辯乙卯秋試舉浙省解元計偕至京例入會闈考校者爭欲致之門下先期物色先生堅謝勿往已成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崑山徐公澤州陳公相繼掌院會校出序皆第先生爲館元戊午之春與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三書先生面啟澤州會萃羣籍博討精讐一洗館課文章鹵莽應付之陋澤州憂去周旋於崑山葉公京江張

公之間調和意見叅酌成書其後輯覽以同列因循未果上而輿表遂得進呈時已未正月也先是先生散館授編修至是講官員缺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呼先生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二月會試遂膺分校之命先生故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一切賄囑固峻拒不爲動其有文不中式者亦必疏明其故細書卷上程程舉子至欲奉以爲師初戊午之秋先生之子汝咸舉浙江鄉試其計偕也先生之父徵仕公與之偕來至是老人興故土之思先生遂以

送親請假旋里杜門郡邑守令想望丰采非公事未嘗妄通竿牘本郡監司王公巢雲乙卯座主也每舉先生以風遊客方是時甬上經會中輟先生憂弟子無所矜式修舉故事來會之人視昔加盛先生時臨講席反覆開導聞者莫不興起不幸患瘧病久而衰癸亥四月以後手足拘攣不能復出門戶醫藥不嘗饋粥艱難僮僕遁逃門庭荒寂然老幼之養賓祭之需猶藉先生筆札以供而先生立志矯然亦不敢以病廢事心計口授一日之中而人已公私雅俗無所

不周如是者五年而卒余嘗計先生一生寒苦其稍
遇陽和長安三載耳然貧而好施自奉最嗇而交際
不廢俸薪嘗苦不給則仍館於座主田少司農之寓
勤劬淡泊與布衣時授徒不異同學董在中贈詩所
謂斗大三間屋青燈半夜明雖爲漢太史不改魯諸
生者蓋實錄也病羸畏寒欲作一被一裊而不能然
外吏有誑誤者求先生排解願奉千金爲壽先生笑
而謝之其他倚先生誠信以事相囑者甚夥先生雖
脫粟黃虀朝夕不繼終不因之動心嗚呼人但見先

生早遊庠序晚入詞垣皆以文學行誼負時重望莫
不相詫以爲稽古積善之榮而不知其勤勞清苦實
乃十倍於常人卽吾黨之知而惜之者亦謂其生不
逢時晚乃一遇初未獲少抒其蘊故憂勤之日多逸
豫之時少然使先生幸而早達身躋台鼎其所擔荷
者愈重則其所以指拄者愈難正不知其清苦勤勞
視今日更當何如也先生之學始從考亭入手返本
窮原乃契象山陽明及受學南雷相與發明叢山慎
獨之旨鏗奇就平歛華歸實期於不言而躬行故持

身和介遇事明敏而寧過於精密其待人也恭讓慈愛發於至誠平生不作欺人一語所言必無食者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濟困扶危唯恐不及然必衷之義理而行詐僞至前燭照數計然覺而不言雖有橫逆亦唯自反而已先生性故孝辛丑壬寅方丘兩孺人連喪先生哀毀幾不欲生自此侍徵仕公益不忍頃刻離溫清定省敬養備至假歸以後膝下情長澤州啓薦崑山勸駕終以疾辭不出晨昏同室窺見暮景多憂輒徬徨無措痛自刻

責居喪不以病劇殺禮經營葬地至于積憂以歿壯年喪偶誓不再娶所遺故褥臥之終身自弱冠舌耕以餬八口至通籍後衣服飲食未嘗與兩弟少異闔門聚順和氣盎然識與不識皆謂不愧怡庭致敬遺老好引後進而尤敦舊好友人董吳仲之卒經紀其家撫其子至于成立他若三黨之中卹喪助婚其事不可殫舉天資穎悟讀書輒曉大旨然勤於辨証能通累朝典故而未嘗以博自矜其于儒者天人性命之旨離合異同之故了然於心而耻言道學二字爲

詩文初尚弘麗藻采爛然晚乃脫落一趨清真而終不敢自列於文人故著述爲少自世所傳時文之外其存者雜詩文若干卷而已嘗憶先生論有明諸儒最契崇仁白沙大約謂天理不外人情學者必須隨時逐事精察力行方有實地可據一時聞者或疑其叅和世故卽余亦未嘗不以把纜放船積穀做米少之久與之處而始知其事各得乎心之所安證之孔門學脈正從曾氏忠恕而來雖終身勞苦死而不悔欲不謂之仁者之徒不得也先生生明崇禎甲戌

十月二日未時卒今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卯時官止翰林編修壽才五十有四娶楊氏先先生十六年卒勅贈孺人生子四殤其三今戊午舉人汝咸其仲也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與先生定交二十餘年相與於科名利祿之外辛酉以還心跡益密如鹽梅水火不可相無者也卒之前三日余過先生先生咳嗽方劇聞余至輒止坐余牀頭褰帷相對自兩家鎖屑之事以及郡邑之政京邸之報文章之正變氣運之安危談之幾徧半日而別猶謂胸中所欲吐者

終覺耿耿未盡越一日再過之則氣息奄奄矣猶執
余手而叮寧曰吾一生心事惟子知之亦惟子能言
之不吝如椽爲我作狀當令兒子捧之以乞銘於黃
先生余時忍淚嗚咽不能對也念昔歸熙甫嘗爲其
故人吳中英李憲卿作狀先生位祿雖不能及李學
行實非吳所敢望而余無震川之筆豈能不負茲託
顧其相與之情則一也寥寥天下知余者莫如先生
知先生者亦莫如余先生非余狀而誰狀余不狀先
生而狀誰耶追理前言泣然執筆語雖不文立言君

子當信其不誣也康熙丁卯中秋日同門弟鄭梁頓
首謹狀

同范筆山祭陳怡庭先生文

丁卯

人生所難莫難知已不堪聚散况隔生死嗚呼先生
百尺樓比外示和同中嚴臧否所以當意世間無幾
矧吾兩人尤世所鄙迂拙衰窮廢等糠粃先生嗜之
乃獨如昔兩人亦然不解所以數十年來鼎足而峙
忽折其一二仆曷起猶憶光陽識荆戊子妙齡遊庠
髮清齒美望若神仙交從此始然相愛慕文字已耳
同躋名場水落見涖窮經學道相資相砥久而益親
淪肌浹髓偕薦鄉書翻同萍水冥契之深不獨義理

心曲隱微家常瑣委無不相告忘此與彼近苦饑驅
居遊殊軌偶賦歸來劇談歡喜相期百年過從爾爾
豈意今春一別遂止至如梁者生原異里聞聲相思
定交乙巳時崇策論今古莫稽我頗縱橫先生曰是
因同受業姚江之汜論道談文不古是恥我奉如師
畜我如弟我上公車先生鞭捶勗之以詩塵襟如洗
先生魁浙我以文哆同心之言不顧譽毀自此升沉
懸若茶薺叔牙知我不嫌運否我詩我文舉世所訾
謂爲可傳不同凡猥辛酉以還同正文體高談劇辨

雅鄭朱紫兩不可無輔車相倚一病五年未知所底
遽索我狀我猶忍涕云胡隔宿果然已矣嗚呼先生
間氣積累風俗瀾狂文章波靡天宜培之爲世模楷
如何一生清苦而已名高翰苑其實貧士又嗇其壽
五十四祀彼蒼者天孰云可恃陽今吳還崇肴載醜
以奠先生屬梁作誄兩人依然先生何在輪存車亡
將安用此恐自今後黯黯沒齒悲來填膺劫火難燬
惟先生神不隨形圯存無所作沒有足紀嗣子更賢
夫復何瘳應念兩人行翊思啓

節孝黃母鄭氏傳

丁卯

爲婦而以節孝稱難矣然余嘗謂節難孝尤難單門
淑女或深相悅之情巨室名媛或明從一之訓殉身
立孤古今時有舅姑邈然異姓生平未嘗謀面一旦
離母傅之手而承巾奉箒於其傍獨非人情能不格
格而况良人捐背已喪所天尚復何心修茲婦職故
雖有比節栢舟之人其不以孤苦之故而忘井臼之
義者少矣乃吾嘗讀新安黃母之行畧而竊有感焉
黃母歛鄭氏鶴慶通判良用之女孫幼嫻女訓言笑

不苟年十六歸同邑處士黃度卽能鬻簪珥以佐菽
水已生三子而寡抗志守節方處士之疾亟也延醫
禱神嘗藥摩痛時時願以身代衣不解帶者旬餘而
處士竟卒哀慟之至絕而復甦勉摩畫終其大事
不食數日誓以身殉姑汪氏強起之曰吾兒不幸死
耳新婦病盡其心喪竭其力爲婦之道畢矣相從地
下獨不念藐孤三人耶于是勉從姑命以撫孤爲事
然旦暮哽咽遇歲時饋享或誕諱屆期益長號不自
禁處士故食貧歿後家益落母以女紅給俯仰寒暑

晝夜十指刺促不少休初三子一生數月其二尚在
襁褓撫育教誨遂至成人然每當舉婚祝壽諸子拜
舞稱觴輒潸然淚下諸子問故則於邑曰念汝父不
見汝輩之成立不覺傷感耳蓋稱未亡人者三十餘
年目未嘗一日乾手未嘗一日束也姑晚歲不良於
臂指動止惟母是藉母日爲之櫛髮齷面凡有呼名
吐哺握髮而聽命如是者二十載未嘗偶委娣姒母
臥室最與姑近姑臨歿數載轉輾牀褥間需飲飲至
需食食至雖昏夜曾不後期姑知其寢未嘗睡歎曰

使吾病不知病喪子有子者賢婦也安得有賢孫婦
如此以相報乎母曰婦道當然何敢望報姑年至九
十乃終母斥賣衣飾以具殮葬悲號不異喪處士時
蓋其孝又如此夫母於姑非屬毛離裏也特委身於
處士耳處士歿則奉姑之事諉之娣姒不爲過卽不
然望報於後人亦人情也而母孝如此何其天性之
過人歟雖然姑何人處士之母也處士有母而不能
事處士之心戚矣念處士而不念處士之母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之謂何而謂母能一日已於孝耶

然則母之孝茲乃母之所以爲節歟母三子作樛作
楠作桂俱遵母訓飭已好修客江漢間多從賢豪長
者遊作樛不幸先母卒作楠作桂共推其嫂繼母操
家棟兄弟怡怡無少間言蓋信乎節孝之有報也會
母享年六十三而卒郡邑守令皆以節孝之扁旌於
廬而作楠兄弟復來求寒村子爲之傳嗚呼表揚於
一時不朽於後世節孝果有負於人哉而人往往曰
難何也寒村子曰吾家四明之鶴浦者幾四百年而
不詳其所自出丁巳修譜間取餘姚安陽里鄭氏譜

考之中載應城知縣華孟勤一序云龍山烏峯鶴浦
皆其屬派而安陽里之鄭實始南陽公鄭燧燧生茂
茂生七子長名白麟者其子孫徙歙自歙徙睦自睦
徙安陽里如此則歙之鄭與吾鶴浦之鄭當非二鄭
也三百年來吾鶴浦之節婦多不勝書其得諭祭建
坊列之明史者自吾五世祖母王氏孺人而外尚有
三人可謂盛矣今黃母鄭氏之女復卓然以節孝名
何吾鄭氏女婦之多賢也他日旌典之及其又足爲
一姓增輝也決矣因喜而爲之論次云

魏朋三詩序

丁卯

丁卯春繁昌魏子朋三來浙武林緘寄五言二律見
懷仲冬余客吳門朋三以其所刻浙游草相示則二
詩已鈔其中矣夫浙河東西十一郡豈少祿位名譽
足以主盟藝林者而顧惓惓於海隅落魄之書生豈
以余之詩有不同於世之所爲詩耶旣而曰吾尚有
後浙游草子盍爲我序之嗚呼世無東坡予論詩雖
有足採要是元祐初之魯直耳正恐文潛少游猶將
以爲不然而又何一言之足以重君雖然君之詩所

謂布帛菽粟雅俗皆知其可寶者也予幸以一序附
名其末世或以君爲東坡先生而因以余之論詩爲
不謬乎是余序未足重君君詩實足重余也匆匆言
別書此以覆暮雲春樹何時與君樽酒細論之

丁卯鄉墨序

丁卯

余於時文無師幼承祖父之訓知摹神於白文求理
於吾心取材於經史大家而已持是說也以出蹄尾
紛然戰亦累北因念時文一道姑且讓天下人出一
頭地噤不敢發聲者十年不止已從先生長者遊有
志問學場屋之文視同應酬套語益置不論歲辛酉
吾友陳介眉先生有歷科大題之選要余同事余茫
然不識文如何選姑以幼所得於祖父者妄爲介眉
言之蟲煤塵鼠之餘每拔一篇則撫掌曰善丹黃甲

乙之中每駁一句則首肯曰是私念先生一時時文之宗而不以余之持論爲謬意者時文一道此生亦得廁名其中乎用是酉戌子丑之科皆與先生同操選事先生一病五年藥鏑臥榻之側時時與余縱談劇論每見諸家選中有抄列大全條款以爲祕經纂割坊本首尾以爲鴻寶者輒恨其礙聖賢之神理窒天下之心思便空疎不學之徑竇方謀所以潛移而默奪之而不幸先生卒矣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不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嘆不言見世

莫可與語也余獨何心能復談文哉卯闈榜發力辭坊間鄉墨之請姚江黃主一過余曰此介眉之志也奈何使之與日俱暝於是扁舟至吳寓桃花塢之積慶菴盡取十五國之文閱之其地爲唐六如栖息之所池館已作丘墟城隅僻冷白日關門兩老樹倚天吟風一少年僧鼓琴弄月氣靜神閑旬月之間而選已告竣最其篇數四百而強其大旨則仍以幼所得於祖父者爲主其或不能盡合亦必推陳出新實有其不自菲薄之意而後得與於節取之科蓋亦猶行

吾友之志云爾嗚呼歐陽子之於知己也至欲待之於二千載之後而當世而與之同者亦有衡山廖氏宇宙遼濶耳聰目明不盡被兔園老生瞞殺安必無知我如介眉者復起而賞之乎序以俟之

千秋先生傳

丁卯

先生王氏諱某字君調千秋其別號也世家鄞西之假山生而孝友爲人恬退能甘淡泊耐勤苦與人交則易直子諒充然溢於肝膈眉宇之間然長身玉立言動不苟識與不識望而敬爲長者父某補邑庠生早卒是時先生年才五歲卽知哀慕如成人稍長父其母師其兄家庭之內雍雍肅肅崇禎己卯冬假山河北火起延燒將及時先生父柩殯所居之東園家人倉皇束裝而先生獨奔至殯所且哭且救幸而撲

滅鬚髮爲焦先生凡事皆從諸兄後無敢或先至是力營窀穸獨毅然自主不少遜辛卯喪母哀毀盡禮夢寐之中四鄰聞其號泣歲時享祀事必躬親旣敬旣戒諸兄諸子肅容拜跪而已先是兄弟析箸先生以居室讓其兩兄而自退處於東園草樹荒涼夫弟晏如及長兄之歿兄子之造將鬻田以殮而售主以遠爲辭先生卽易已田之近者與之從兄某被盜而反爲盜誣鼎革危疑之際風波叵測先生奮不避禍挺身力辦事始得解居常撫教羣從一如已子有貧

不能舉喪者醵金以掩其暴露年三十有七始補博士弟子未五十輒謝去人咸謂先生場屋爭名之事有子可寄也然三十年來諸子或困公車或放鄉闈得失寵辱之驚曾無幾微見於顏面自其高曾祖三世通籍稱邑舊門而遺家清白不殊寒素先生父子俱以授徒餬口每歲館於奉川癸卯長子之坊舉於鄉始以年老不復出然布袍敝履往來衢道必徒步雖一童亦不使隨挨肩疊足者不知其爲孝廉之父也所居東園屋才三間堂寢廚溷皆在子媳孫曾紡

讀其中者趾相錯也先生曰方吾始來居夫婦兩人
頗嫌寥寂今幸得此何啻廣廈之寬已傍東構一室
方廣踰丈僅容榻几上兩旁風下足磊磊如履沙灘
石徑先生草薦苧帷悠然臥起常語張子且復曰讀
書自是樂事余少居西樓夜分之後月傍西山推牕
靜坐殊有得也今吾老矣獨臥東軒紙牕月透不知
霜露之寒先生飲酒不亂陶然卽止然每晚必手壺
自斟下之不煩滋味嘗見室中穴一牆隙置魚脯一
小盂長二寸餘者四尾耳佐卮兩目猶餘其三臨歿

數載次子之坪力能左右就養寒苦稍舒然推先生
之意雖微救水其爲歡固自若也家無長物縱橫案
上者殘篇蠹簡秃筆瓦硯而已然晨興必洒掃整頓
務使潔齊每旦提湯一盆先取茗杯酒盞滌之然後
嗽齒盥面已復以之浣巾淨几嘗語余曰水火民所
生活吾不忍以有用置之無用也先生少年時居伯
仲中爲季及其壯且老也子姪林立然五服中稅糧
徭役之事始終皆先生一人任之軍興之際措拄艱
難苦心竭力門無怒呼壁懸一板暮取拭之一切衣

飲柴米交易差遣燕饗饋遺慶弔往還之事靡不細
書其上詰朝依次而行無有失誤如是者日以爲常
其疾革也兒女閨房委瑣件目皆了然明白然後去
先生讀書務實用爲時文醇質有根柢不屑爲柔曼
佻奩媚悅之詞楷書遒逸晚歲猶能蠅頭小字而不
欲以書名惟見古人佳言善行則手錄之以誦親友
訓子孫平生無戲動親知故舊基酒談笑亦未嘗出
一戲言子弟有過直詞正色以此人多嚴憚之至其
前者罔不循循歛飭然性慈而和聞人之困則憂形

于色見人之不善則怒然爲之不安覺人之詐則訥
然不出諸其口受人之侮則夷然不以介於心任人
之事則皇然惟恐其有所不及久而與之處者又未
嘗不如坐春風之中而沐千頃之波也嘗謂人家無
舊戚窮交在座者其興易替故雖田農山叟不惜與
之殷勤款曲德齒達尊不以行輩自高雖子孫之友
亦若引爲平交人亦忘其爲前輩也梁之得侍先生
以先生爲梁曾大父中表兄弟梁祖梁父皆以長者
事先生而先生顧不以卑幼視梁禮貌特過於常人

猶憶甲辰乙巳之間先生延余課其諸孫天寒乏被
時時共寢人長幅窄轉側必相期約而後動更闌夢
覺輒搖余足舉前言往行相質倉卒間稱謂未嘗不
先生余也余性質不求人喜能喜余者世無幾人其
在長者輩行則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卒在下卯八
月八日距生年八十有五張子且復狀之而之坪復
來命梁爲傳蘇子瞻答孫志康云自惟無狀百無益
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爲之梁
豈其人哉然而故舊之感無益之媿則固賢愚同此

耿耿也

論曰如先生者按之史法當在隱逸獨行之科然而
先生非無意於斯世者也居恒與余論列古人感慨
時事蓋居然有民胞物與之思矣特以其性恬淡雖
不遇不形之詞色耳黃山谷云古之人不得躬行於
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塗不能使萬
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先生之成就
卓卓如是豈必以遇不遇論哉雖然數冬必春恒夜
必旦先生壽過大耋矣奈之何而猶不及見其盛也

公曰夫水清則魚大集矣夫亦世之所難不亦其益也
學厚故教世必以愚乎世而世則然其學必非其
夫舉世以言言之則必謂其言曰曰年矣夫世之為
高則之世則必言矣夫亦世之所難不亦其益也
不數不亦世之所難也其黃山者古之士人亦世之所
報事盡然其言曰曰世之為世也必世也世也世也
夫世其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
命曰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
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世也

海昌張比翁先生壽序

康熙戊辰會試榜發一時獲雋者多淵源家學之士
而其中年已強艾得稱具慶者吾兩浙中唯余與張
子昆詒而已余父年七十有七母年七十有四而昆
詒之尊甫比翁先生年亦七十有四其太夫人則適
當七十以皤皤黃髮偕老一堂之中而幸見其子之
出身人皆以為可喜其後改進士為庶吉士昆詒才
望宜膺是選而竟不得與人又未免以為可憾然余
以為人生天倫之樂非世間之得失所能與也韓退

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
得以爲親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否則詹雖不離于
其側其志不樂也嗚呼此以言其父母不可謂不曲
中乎人情矣正恐人子愛日之心固未嘗不美乎彼
而實有不能釋然于此者昆詒舉進士釋褐祿秩至
比七品固已有所得以爲親榮而又得以需次給假
及其親聰明強固之時依依膝下蓋又不離於側不
至舍其朝夕之養矣是昆詒之一得一失祇見其可
喜不見其可憾也已而昆詒謀所以壽其親者求詩

于同榜能詩之家而屬序於梁梁常從先生之羣從
繩其馘侯諸君子遊聞先生爲諸生時有聲庠序久
之不遇初無所介于其心急難窘助家幾中落不少
倦與太夫人飭紀敦倫家門之內動止皆足爲士女
師海昌前輩風流萃於張氏一門書乘嗣劉兩先生
而外先生又巍然爲鄉國祭酒如此此豈肯以區區
館選之不與爲昆詒憾者昆詒行矣方舟車旋里之
時正秋月天香之侯筵開樂奏冠蓋填門昆詒發篋
取同年所作諸詩張之壁間朗然爲先生誦之先生

與太夫人輟然色喜爲昆詒多進一觴誰謂七十年
不便是百四十耶人生樂事至此試回憶玉堂中有
一友焉枵腹翻書強顏調舌徒使四千里外兩老人
倚闥北望耿耿然念亂而憂貧昆詒又寧肯以彼而
易此耶則是吾與昆詒雖同此具慶而昆詒之所以
壽其親者余望之如天上矣因爲書其健美之情如
此若夫異時富貴壽考康寧之盛槩不侈陳爲非昆
詒求文於余之初意也

寒村舉業自序

戊辰

凡人中一進士坊間必刻其平日所作之文而行之
以射利名之曰稿例也余幼奉家大人命讀書不事
舉業先王父俾應童子試始稍爲之然是時自道其
所欲言而已乙未遊庠留心場屋隨俗揣摩者八載
癸卯入股中廢丙午丁未之間受業黃門志在問學
已酉雖舉於鄉其視時文不過應酬格套耳辛酉以
來從事選政縱觀先輩大家似有所得然以貧病未
遑多作也今年春奉檄謁選將得宰邑而偶邀一第

幸列庶常武林坊人遂來援例求文刻稿念余時文一道雖升沉甘苦其中者幾四十年而實非其志之所樂與一生心力之所盡何苦雷同銜鬻不自覆其短用是破例力辭顧余文素不自重狼籍人間自己刻而外其爲人所誤刻借刻者甚多吳坊萃古堂又起而徧搜且從兒子性索其未刻之在家者得文百篇裒爲一集刻旣成乃始郵書求序嗚呼稿旣刻矣序亦何難但恐十五年庠序二十載公車之人其所作未必如不龜手之藥可以致富也他日倘供覆瓿無罪也夫

之用慎勿歎天下事往往爲例所誤則余庶可以告

寒村舉業後序

戊辰

吳坊萃古堂刻余大題稿既成復集余幼時所作小題刻之來求作序余謂序之云者古人特以志其緣起而今之人則假之以耀俗而求信於人者也假之以耀俗而求信於人則必乞言於當世之公卿否亦屬筆於一時之名士而顧欲余沾沾焉自炫其所長乎吾聞古人爲文多有悔其少作者何況朝榮暮落之時文更閱數十年豈復有一言一義之可存顧當是時童心未漓家庭授受初不知世間之有所爲得

失固前序所云讀書不事舉業爲文祇自道其所欲言者也然則較之後來大題之文孰真孰否何高何下必有世俗之所未及知者焉誠欲書其緣起洵莫如余之自序之爲質矣雖然以古人之所悔而猶爲余之所不忍棄其生平大槩尚可問乎書畢撫卷太息久之

重修南豐先生文集序

戊辰

南豐令衛公予族兄也康熙戊辰秋季以丁外艱服闋來京謁補因持其宰邑時重修南豐先生文集爲贈且命余序夫先生之文固史所稱原本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而爲歐陽修所重者也考亭愛其詞嚴而理正嘗曰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而景濂氏則謂其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蓋古人之所以推崇之者盡矣末學小生何從更置一詞乎顧余于衛公重修之意不能無感也世皆伯魯人誰

說學爲吏者簿書錢穀之中苟焉自圖其考成而已
學宮茂草經籍缺如曾不一過而問焉區區境內之
先賢復何足以經其胸臆而衛公之於先生乃旣贖
田以祭更爲取其遺集而修之此豈今之俗吏之所
能爲乎歸熙甫曰士大夫不可以不知文能知文而
後能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
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若衛公
者可不謂之知文學古之徒歟而吾因以知豐之人
所爲思其德而謳歌之者其皆非誣也已嗚呼文以

載道務使有裨於實用苟能與六經之旨相發明原
不以時代限也自學者多稱秦漢先生之文不幸而
出於宋幾爲所掩年來二李焰熄古文復昌先生之
道稍振矣而不善讀之者擬其形似而不知其精神
根柢之所在空疎以爲淡陳腐以爲朴支離纏擾以
爲曲折白葦黃茅味同嚼蠟幾何而不又爲風雲月
露之家所奪乎然則是集雖修吾方懼夫主張選體
者且將以其譁世取寵之具傲先生以所不如而安
必後之宰豐者皆能踵其事也哉乃爲書此以告來

者衛公名鉞錢塘人康熙壬戌由鴻臚寺屬出宰南
豐此集之修則乙丑歲云

琴友張氏詩稿序

男女皆人也自先王制爲內外之別於是一切修身
正心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務皆以責之男子而
於婦人無與焉一若人生不幸而爲女則凡人世之
所可爲者皆不得爲此固天地間不平之甚者也聖
人者知之故於古詩之刪若柏舟之靡他載馳之歸
唁皆得列之三百篇中與周公召公所作競響千秋
蓋人各有情情各可言固不得以其爲女子之故遂
令其剖胸無心張口無聲也而况其情爲父子夫婦

之情其言爲忠孝貞節之言乎吾邑自唐宋以來風雅代起而以閨秀自見者實少其人山川鬱積忽鍾帷房當吾世而並峙者女子則有張氏琴友婦人則有閨氏餘生二人者清才靈稟皆足擅秀一時而數奇運蹇困極人生固宜其不平之鳴易工而可傳也然餘生雋穎要歸禪悟而琴友質雅關係綱常則其中又未始無貞淫正變之別矣琴友爲遺民潔公先生之女友房姚子之婦當承平時兩家俱極高明星移物換家破人亡流離顛沛至以筆耕糊口字其遺

孤有世之男子之所不能爲者間嘗取其集而讀之痛夫悲父滄桑離黍之感流溢楮毫嚮令聖人復起自應諒其不得已之苦衷而豈肯以世俗腐儒之見輒舉先王內外之制以相繩乎初琴友與吾妻王氏同爲光祿劉行素先生外孫女幼有筆墨往來之好而其子與祁今又從余遊於其請序義不得辭而爲書此凡以悲琴友之不幸而又嘉其能自立也嗚呼丈夫遭時不偶困窮抑鬱者何可勝數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不能自見於當世者多矣若琴友者洵亦

女子中之人傑也哉

夫夫也

善也

其于

國

舉

其

夫

其

其

南雷先生八旬徵言小引

巳巳

康熙巳巳歲八月八日為吾師南雷先生八十壽辰

先是戊辰冬梁宦京師先生令子主一屬梁徵文為

壽梁謂先生之壽而徵文以祝此所謂享海神以乾

魚而脯鹿以餉山客也阻之而止今年夏四月歸寓

郡城次公直方復來過余仍申主一之請竊念梁受

先生教誨二十餘年雖暴棄無所成就而其恩大矣

弟子之願頌其師與人子之欲顯其親情復何異而

顧視直方主一為忽然乎願先生以忠端之家嗣而

爲敬山之高弟以明室之遺老而爲昭代之徵君其
間節全忠孝學貫天人當世莫不耳而目之實有無
庸梁贅者惟是先生一生好學之心自少至老孜孜
弗倦不啻貪夫之嗜財淫人之迷色者實足以留天
下讀書之種子而天果存爲碩果以不墜斯文之緒
此一段奇事真堪千古竊願與斯世斯人共慶之蓋
自大舜問察以來聖賢一途止此好學二字雖禹湯
文武以至周孔莫不皆然而此二字實未易言人苟
非實有所得於其心則富貴貧賤夷險順逆無一不

足以敗之而壽夭之出于天者尤甚故孔子嘗以此
稱顏淵而不免今也則亡之歎後世文章稱韓柳歐
蘇理學稱濂洛關閩其他名儒鉅公不媿好學者亦
時有之而年躋耄耄者絕少蓋三代以下宇宙氣運
之薄使然深可爲世道悼惜者也先生身閱兩朝艱
難險阻備嘗之矣而其於學也精神志氣八十年如
一日非天不欲吾道之失傳故特鍾瑞一人以領袖
後學而開一代文明之運乎儒生學士幸而生同其
時得所依歸當無不願贊一詞爲先生進岡陵之祝

者也直方主一其以梁言布告海內吾知祝橋化安
之間登堂執爵者必不止及門弟子矣

郡守張紫昭壽序

巳巳

康熙巳巳某月某日寧波郡守張公之母羅太夫人
悅辰其治下鄞邑范筆山從京師馳書於慈谿鄭梁
求文祝之越明年某月某日則公之揆旦也梁亦求
文於筆山筆山復書謂百聞不如一見某雖耳公之
政聲也甚悉然不如先生日親者之尤親切也是文
仍非先生不可念梁與筆山同學有年自爲諸生至
今數十年矣未嘗以片詞貢諛於官府蓋受吾父吾
師之教知應酬不可以言文也今一而再可乎雖然

應酬云者昌黎所謂作俗下文字也若公之治郡則實有異乎今之俗吏之所爲者今夫吏之俗豈必其殘虐饕餮而闖茸哉凡時風衆勢之所趨不能以其身砥柱而靡然從之徒承其弊則雖忠信廉潔而未始非同流合污若是者均名曰俗今何時也 朝廷清明中外嚴肅吏苟自好亦誰不潔已愛民振飭風紀獨是潔已者分內事也可驕人乎愛民者於民無不愛也民有四誰居首乎振飭風紀者惡夫弱之肉強之食也賤妨貴少陵長小加大不又謂之逆乎世

多不讀書以爲學凡屬美名無非弊政而且一唱而百和焉非僞則薄長此安窮識者蓋業業乎有人心世道之慮矣公獨淡然出於爭名競巧之外謂吾承先世積累昆季俱登仕藉不愛錢不畏強禦匪吾所難也唯是王道本乎人情人情固卽天理苟不曲體乎人情而徒欲快已之心以成已之名乾高坤厚疾風暴雨於物猶必有傷是故下車以來無察察之政而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而有冥冥之功其慤誠和厚有非世之潔已愛民振飭風紀者所敢望吾觀

三代以下吏治莫如西漢然孝宣綜核一變而爲哀
平正不若文景之世禁網疎濶者之可爲久蓋安靜
之吏恂懾無華其功視耑求聲績者遠也杜子美讀
春陵行謂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叅錯天下爲邦伯
當使萬物吐氣余謂得如公者十數輩落落然叅錯
天下爲邦伯寧不使夫國家之治萬年有道哉公之
爲吏不俗卽余之言之亦非俗下文字因書其大旨
以寄筆山筆山曰如先生言公之政足壽一世又奚
有於一身乎其亟次第之爲壽筵侑梁唯唯如命公

固好學知文者春燈月夜含觴展視知不鄙其言爲
應酬也

張萼山集選詩序

已巳

甬上張萼山工記問善詼諧滑稽玩世一言笑率常
傾其座人一旦集選句爲詩刻以行世或疑之者謂
張子老於詩矣維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
昌黎之言獨不聞乎余曰此張子之詼諧也風雅道
喪應酬體興中無所主而欲談詩不得不以摹擬爲
牆壁搏捨吞剝之餘人無完膚我亦無真面目矣張
子曰竊人之言而可以爲已言乎我言之而可使究
竟爲人之言乎人已言之雖我終不言可也我所欲

言雖使人代言之可也此其所感深而所見遠矣雖然今世詞賦家奉選體爲聖書朝吟夕諷苦不能徧偶掠幾句便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聲似輒思隸太常矣而張子左宜右有如取如攜此其才分不有過人者乎蓋古來滑稽玩世如柳下東方固非空疎奔鄙者之所能爲也適張子以余久故屬序其簡端遂書此以應

文學張君墓誌銘

君諱士培字天因張氏鄞邑諸生也其家世詳余所作君之考振寰張翁行狀中君少時與其弟士埴同爲博士弟子試輒居優等已而士埴成進士君一再試秋闈見罷遂絕意進取踽踽行市井中人莫測其誰氏也性不耐雜築室西郊之外積書其中歲延名師友課子良晨佳節間招其親知當風對月酬酢不倦問人有舊帖名畫多方購之把玩摘索邀人賞鑒捐納例開溫飽之家無不驟更冠服而君獨不屑意

雖亟望其子之成立然自揣應舉而外未嘗俾走捷徑蓋一郡之中以富室而猶爲秀才者唯君父子而已君爲人質而有至性嘗遭回祿祖柩在堂考振寰翁欲以身殉君大聲疾呼出重賞以募力士柩始得免考妣之喪飲泣至於嘔血五世祖味芹先生冢嗣之後僅存一人君爲之娶婦平居寡言笑儔人廣坐率常默然聞人言不合意欠申而去然是非賢否燎若粉墨偶發一語中人要害與人交外若泛愛而中實少可見輒歡然親愛無間者唯余與范筆山兩

人要亦不解其何故也初君與其考振寰翁同起勤儉故雖饒於貲而治家纖嗇然性本寬直於財未嘗不疎橐中稍有餘贖輒袖之以貸人人或負之竟亦無可如何酷信堪輿鬼蔭之說登山涉水以求善地但聞形家言某地吉卽捐重價或議其非旋卽棄置如是者終其身不悔以此雖修廢舉而產不加增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壽五十有八配包氏先君幾年卒以某年月日合葬南郊外之草香園子一人錫琨郡學生女幾人婿某某孫男幾人先

是丁卯之秋余別君北上君時方病置酒相招出新
得石田畫卷殷勤屬余題識意思惘惘有離別可憐
之色余固疑其神氣驟衰然初不料其爲永訣也已
已南歸扁舟視墓錫琨以誌銘見屬憶余自甲辰識
君才二紀耳已酉狀君之翁丙辰哭君之弟今又銘
君之墓人孰無情安能執筆顧江河日下儼浮險躁
之風有意計所不及者矣如君者又烏可以不銘
銘曰君嘗營葬所兮于彼而復于此高山與平地兮
不一處而遂止豈知千秋而萬歲兮乃在草香之故

址觀川流之迴合兮知理氣之洵美肇無窮之福祉
兮諒君靈其必喜然則人生何必慮身後兮萬事之
足在有子

錢穉廉五十壽序

巳巳

世言貧交必稱管鮑然如太史公言鮑叔可謂不知人甚矣尚何言交夫士方其窮時然約爲友必期緩急相倚生死不相背負耳以鮑叔之善遇仲仲宜何如報也區區爲賈分財利便欺鮑叔而多自與而尚與之交交道固如是乎不知不如此不足以言管鮑之交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人生五倫之內但有先施之理而決不可有責報之心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太和之象也而以此交責則

相怨一方卽大亂之道所由起管仲曰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也鮑旣知管則管與鮑朋友矣管欺鮑
而鮑終善遇管越石父所謂士詘於不知已而信於
知已貧交之至也否則我施爾報交易如市一里巷
相慕悅者能之何稱管鮑哉余迂疎無似豈敢效諸
葛君自比管仲而錢子穉廉之遇我視鮑叔過之無
不及蓋余二十年來所爲謀事而更窮受辱而不羞
三仕三逐而三戰三走者其貧困不啻如仲而穉廉
之不以爲愚不肖不以爲怯而無恥者則真若鮑叔

之知故余嘗自敘一生交友上自公卿下至疇隸其
爲愛我而敬我者不可謂無人而以云知我則固莫
如我穉廉也穉廉爲人慷慨饒智力而中有至性滇
閩之亂慕其才者檄之從軍富貴立致以母老力辭
不行明史之修穉廉欲爲其父清溪先生立傳不憚
數千里之遠觸熱抗塵走京師徧謁當局其於朋友
急難助窘不以顯晦存亡易節然剛直少容受其恩
者或反怨之而惟於余則始終無間言余雖受其施
而不報穉廉不責余亦不愧蓋穉廉知我知穉廉者

亦莫如我也忽忽十餘年余齒日衰而穉廉年亦五十矣今歲六月十二日爲其初度之辰余自維無以報穉廉竊見古人之感德者多以壽相頌禱而余於文字頗有一長乃謀撰詞爲祝雖然吾聞錢氏爲彭祖之後而穉廉之生日又卽彭祖之忌日使輪迴之說果信祖孫一氣來去一時安知今之穉廉非卽昔之彭祖耶遙遙八百年來軫方適今之五十直嬰穉時耳所爲十年幼學二十弱冠者尚未屆期何況強而仕艾服官政耶而遽爲此耄耋期頤之祝毋乃太早計乎穉廉知我或不以大椿之年責此朝菌之見則吾兩人在宇宙間固管鮑後又一貧交也

南雷先生八旬壽序

巳巳

祝壽之禮至於今而極盛矣公卿大夫之家每歲而一舉士庶人則每十年而一舉皆於其所生之辰集親知名宗黨餽遺燕饗而寵之以文屏障卷軸之煌煌不問誰氏皆然也然愚竊以爲今之祝壽不如古之祝壽者之誠蓋古者之於人誠愛之而欲其生不必待其生辰而後祝之如三百篇中遐不眉壽萬壽無疆等語皆以頌禱其將來而今之祝者則但稱其巳然之福若以其得年爲幸雖極鋪張揚厲要非頌

禱之至意矣然其所以然者其人之在亡久近原與世道無關得失故卽其生平所歷已爲盛事也吾師南雷先生今年八十令子主一先期命梁爲文梁意先生道德日高門牆日廣天下能文之士稱觴介壽者雲興波涌梁之不才何足與齒用是遲回未敢旣又念天下之祝先生者皆謂先生學追濂洛文配韓歐而年齊申伏因誇爲三代以下之所希有而不知八十年之久在他人可言壽者在先生正未可言壽則所爲頌禱其將來者又非梁不能致其依戀之誠

矣古人謂人不學則老而衰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先生之好學至今不異強壯其視此八十年固同俄頃而况天生大儒必有所爲爲治世而生則必使其功名著於一時而後已爲覺民而生則必使其學術傳於萬世而後已運當文否書種幾亡而先生以不世出之姿囊括天人紹明絕學此豈闕下孤兒南國黨魁作乘桴之從者而稱證人之堂長遂足以畢其一生之擔負者乎高卑未混道無終墜縱不得施於當世未有不傳之其人可知也

乃環顧交遊之內几杖之旁旅進旅退者雖不至如
梁之暴棄無成然求其如房杜之於河汾游揚之於
伊洛者正未易言而謂前此區區八十年天竟以此
了先生之局耶太公望年八十而遇文王不八十固
不遇遇而止於八十則殷無周周無齊矣故天卒以
百有餘年畀之而况乎八十而猶未遇者耶然則他
人之壽以一身卜故已然者爲可幸先生之壽以世
道卜則將來者正未有涯又不獨小子依戀之誠私
致其頌禱之詞而已矣淺學空言書之故紙雖視屏

障卷軸之煌煌不能無愧而信而可徵則必於是文
有取也同學諸君倘未信乎請再遲八十年以責其
驗

救災約序

巳巳

水火民所生活而不能不爲害於人子產曰火烈民
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
然水之爲害易防而火之爲害常發於不及覺則救
之之法爲難先王之世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
於國中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凡國失火則有刑罰然
一禁之於前一刑之於後而當厄之救則未聞焉春
秋傳載救火不一唯襄公九年宋災有徹小屋塗大
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廵

大城繕守備表火道諸事最爲詳密後世王政廢弛一切生民衣食猶且莫爲之計何暇及火卽有一二良牧行之州縣要皆具文無實否亦旋舉旋廢蓋同體之仁旣熄斯救災之義缺如矣吾郡僻處海隅火災爲少然亦時時見告康熙己巳七月十二夜莫高翁董君之鄰失火董君率衆救之於內袁子某率衆救之於外鄰賴以全已而董君與袁子謀曰凡火之得以害人者無救故也救需人人需器於是相約若干家爲一會平時各具器若干臨變各出人若干同

心力救毋或後時議旣定屬余一言爲敘余唯救災之政有位者之責也董君乃不以無位爲諉使之乘權藉勢其憂患同民當更何如人苟有不忍人之心者寧不樂與同事久而勿渝哉且由是而成爲風俗里黨之間相扶相恤氣運復古卽令人仍見先王之世不難也余竇樂爲之書矣抑更有說於此凡火之所以不易救者固患於無救之之人與救之之器而尤患於有乘火剽掠之徒亂救者之心而分救者之力子產授兵登陴景伯府庫慎守未必非皆此意而

淺識之子視同拾遺置之不禁則里巷無賴幸災樂禍其風豈可長乎然此則非無位者所能爲也因牽連書之以告夫有救災之責者

怡庭傳稿序

巳巳

吾友陳介眉先生旣卒之三載坊人哀其已刻之大
小題文并其未刻之藏於家者屬余定選命之曰怡
庭傳稿而介其令子莘學來求作序余惟先生之於
時文固所謂屈騏驥之足以耕田用獅象之力以搏
兔者也方其數十年不遇也極甘苦疾徐之故而世
莫之知及其一旦而逢識者也則家傳而戶習之幾
徧黃童白叟今先生往矣而海內舉業之家猶皆視
爲鴻寶奉爲玉律是稿之刻豈待余言爲重乎雖然

先生之時文世皆知其可傳而其文之所以可傳者則惟余知之最深從來言爲心聲時文雖小道亦未有不稱其人之本領而出者先生少負異才於書無所不窺其於儒者天人性命之精微國家古今治亂之成跡文章正變升降之源流靡不洞析而志希聖賢銳意躬行彝倫日用事事務得乎天理人情之至故其發爲時文親切有味不與當世揣摩之篇同其朝榮夕落而世或不知徒影響於字句段落之間學之愈似去之愈遠矣向使余不爲之奮筆先生是稿

不幾如義山之詩徒供擗摺而時文之在天下又孰問其可傳之故安在哉雖然以先生之學之行使之早達其所設施必有可觀否則天永其年名山之業豈肯獨讓古人何至如今日區區以是稿傳乎然後知士君子生不逢時俗多皮相以孔子之至聖而太宰徒以多能稱以考亭之大儒而澹菴僅以詩人薦若此類者蓋亦多矣有志之士不自銜鬻而得以所長暴於當世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執筆書此掩卷三歎正不獨以其爲平生知己也

新訂金鏡錄定本序

巳巳

天地能生人而不能使人不病聖人者起作為醫藥
之方以治之而人始免於天札之患此岐黃之學與
堯舜周孔之學同一仁心仁術也然古之人有病有
不病病之症有犯有不犯則其所為醫藥之方尚有
所必需有所不必需降及後世而乃有必病之人病
乃有必犯之症如所謂痘者是固天所生之以窮聖
人之術而人實無可如何者也然而自有痘以來賢
愚貴賤罕能倖免而後世之人林林總總不視古之

人加少則以人心之靈有是病卽有是醫藥之方以治之也治之之方有二一曰清涼其說謂胎毒之發感於時氣不去其邪則閉不能出此祖仲陽而以治火爲亟者也一曰溫補其說謂痘疹之成賴乎氣血不扶其元則弱不能達此宗文中而以治虛爲主者也是二說者皆爲生人之所必需而固陋之子但知師說各專一家甚且私爲祕訣互相詆訶於是人之出痘者幸則與其術相值不幸則與其術不相值而主人之所必需者且有時而害天下矣余素不習醫

於痘尤甚然竊揆之於理以爲痘者人之一病耳治之之方雖與諸病異而治之之理要不能越乎聖人之所以治諸病者夫聖人之所以治諸病者豈有他哉視其平日之質稟審乎臨時之症候防患於未然救弊於已誤如此而已矣是故清涼溫補專用之而可兼用之而可先後迭用之而無不可而無如世之習是業者無能博觀精審勒成一書常以爲恨耳目之前乃有汪子哲先者出其所訂金鏡錄定本求余作序閱之則痘書也問其旨則曰金鏡錄者翁仲仁

所著其言順逆之症最精然詳於救弊而尚少預圖之法余故益以費建中之書參以朱爾齋之註釋又續以諸家之祕論合成四卷命曰新註定本庶幾臨症不悞而又可幹旋於幾先也嗚呼余有是意而哲先乃卽有是書人心之靈何其不謀而合若是歟雖然哲先業痘醫將以其術爲世所急耳此書一出夫人得而讀之天下皆名痘醫矣於哲先亦復何所利乎哲先笑曰此非余纂是書之意也夫業其術而不思專其利此所謂以仁心行仁術者也其書之成卽

未必與岐黃同其不朽而其欲免天下之人於天札之患者此心則已質之古聖人而不愧矣而况其書固爲生人之所必需乎余獨何心而不樂爲之序

貞孝先生傳

巳巳

先生姓董氏名道權字葵子別號缶堂鄞人父某母
某伯父司農公某無子以先生爲之子司農故勝國
名孝廉鼎革以來蔚然爲甬上遺民稱首先生承家
學讀書敦行不以貧故少替其風流幼故穎異長益
博覽經史之外旁通星卜方技而尤精於詩詩尤善
於言窮方司農公之失職也好客破家幽憂成疾米
鎊藥臼塵醜荒涼先生拮据朝夕霜清雪凍破葛纏
身及其喪也貧不能葬停柩幾二十載太夫人在堂

婦耳父書典鬻殆盡先生奔走江湖丐貸無門吾四
明固多貧士至先生爲已極而先生能一一見之於
詩淒楚蘊結悲感行路識與不識皆以詩人目之古
稱詩必窮而後工蓋甘苦親嘗血性迸露不似雷同
勦說者郭廓可厭也故余嘗論甬上固多詩人其能
成一家言者鄞山以才勝其氣雄臬堂以學勝其詞
瞻先生以情勝其致逸三人而已初先生好遊事干
謁及太夫人卒始決意授徒人皆疑之爲博士弟子
不攻舉業而日爲詩博學鴻儒之舉詩客多致青雲

一時挾藝者輻輳京師先生若出其所長放翁簡齋
之遇誰爭子所而先生不自銜鬻足跡未嘗過揚子
一步人又疑之余間問其故先生慨然曰吾之不授
徒者親在不欲終一年淹也今則復何所戀乎吾之
不攻舉業者吾始應試時吾父特以道權命名吾不
欲失吾父初心也詩則自鳴其苦耳豈以資身譁世
乎嗚呼吾始謂董吳子詩人耳豈意賢者不可測固
如是哉先生性喜修潔布袍芒屨敝不使污戎馬蹂
躡之中掃一室筆墨硯田楚楚愛惜書卷讀數十年

如未觸手所至焚香拭几對客清談絕無窶子酸人之態其爲人落拓飲酒不多而興最豪一壺二簋未嘗偶廢觴政徵古衡今談謔間作醉或起舞曼聲長歌倦則頽然席間與人交和易可親或遇義所不可則戟手大罵若不能容久之亦卒無所介於其心平生強半旅食然語合意則留否則拂袖徑去好從方外遊叢林老宿倚之成名而初不信其教妖人朱二眉之來武林聲焰隆赫先生爲說闢之預卜其得禍其剛介明決又多類此康熙己巳先生年六十以膈

疾卒於寢友人仇石濤王文三從余問謚余私謚曰貞雅謂其固窮而善詩也旣又念易名當從其大者乃改曰貞孝焉先生在時屢索序詩其歿也其孤孫符孫籛求作謚議余皆諾之而未果冬仲客海昌寓樓雪夜念先生之卒甬上風流欲盡而是地爲其舊遊之所魂魄有知或應之此挑燈呵凍爲作小傳聊以慰先生父子愛余之意云其所著有缶堂學詩缶堂學文炳燭集墨傭集旅窗隨筆共若干卷藏於家學史氏曰宋孫花翁遊江浙間公卿倒屣非山水風

月不挂口后村誌墓稱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散髮
橫遂野王之逸奮袖起舞越石之壯余嘗謂先生風
致同之所不同者花翁書無乞米之帖集無逐貧之
賦耳然翁高堂無白髮又當南渡盛時出入館穀於
大人長者之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而得向使
先生易地豈不其然哉戴剡源序張叔夏西遊云正
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三復
其言流涕久之

永安令高君與侯小傳

巳巳

君名咸臨字與侯高氏杭人祖汝梅嘉靖辛酉舉人
知福寧州事以廉薦第一父時亮萬曆乙酉舉人君
家世清白爲人慷慨好義少補仁和學生 國朝丙
戌以拔貢隨征福建署永安縣事時值草創邑無完
城君設法繕葺撫民校士斬然條理丁亥二月總督
張存仁返浙道出延平凡州縣吏迎謁者率舉永安
高知縣相策勵於是疏題實授未幾鄰郡建寧失守
君方預憂不測而五月大水邑城復壞君乃重修雉

堞操練鄉勇申請大兵爲固守計方是時土賊皆假
恢復之名富戶輸餉給劄貧丁執械從行其渠魁皆
自稱王如鄖西新建石城順城寧陽宜春等號指不
勝屈皆各破其縣執令尉殺之自建寧至永安將樂
順昌尤溪大田沙縣五縣悉被屠戮而永安有林土
陳泰梁欽者明季所撫土賊也至是復嘯聚剽掠八
月初九日突至城下鼓譟君出諭之不聽入城閉門
檄郡請援久之救兵不至食且盡君雖親率兵民防
守而城中民與賊多姻婭日獲間諜殺之猶不止九

月某日背城出戰斬賊百餘生擒賊將二人賊復造
雲梯來攻十月某日出兵燒之陣斬賊首梁欽及其
衆數百人擒獲頗夥賊愈恨合五縣之賊併力來攻
十一月初三日城遂陷君與典史某教諭高宗顯同
死之事聞詔與祭葬加級廕子當公之死也家屬皆
被害子幼不在署唯馮以揚抑之者同難今年八十
餘矣爲言其事如此且曰君丁亥春以杖殺密密教
首砍古墓樟木造舍彈鹿耳取怨貢川地方其後破
城之新建王貢川人所擁也故必欲殺君然賊中有

何引祐者潤人客閩素知君清正有幹畧力勸收用
賊意亦解而君抗節不屈罵不絕口遂遇害云
學史氏曰帝王之興也率曰天與人歸先儒爲善言
天者必驗之人余竊謂人者非蚩蚩之氓之謂其必
豪傑有才節足係興亡之數者也三代而下一姓崛
起當其四海未一而已有人焉爲之仗節死事則王
業必成蓋比比然矣若君者豈非所謂人者乎顧以
時方用武地偏職卑雖邀朝典之榮而士大夫鮮有
能道之者日遠日忘漸就淪沒是誠可哀也吾友錢

穉廉平生好稱述忠孝而與君之子某中表兄弟來
求作傳以慰其孝思余感其意爲之敘次如此

三節祠記

巳巳

三節祠者吾友丘子克承祀其家節母之祠也先是
丘子之祖郡庠生祖述字天喉配陳孺人父邑庠生
子鼎字鉉三配薛孺人當明崇禎壬午六七月間天
喉公父子連喪而克承生才四歲陳孺人慮幼孤不
可保乃更擇從子子旻字日文者爲嗣爲之娶婦陳
孺人踰年生子克茂而日文又卒一門三孀共撫兩
孤苦節能貞鄉閭莫不歎息顧國家旌典三十歲以
前守節而年至五十者方得題請前陳薛兩孺人或

後時而寡或先時而歿皆格於例不得旌惟後娶之陳孺人以二十三歲喪日文至康熙戊辰年六十有五矣巡撫金公題請得旨建坊旌表蓋節同而遇異天下事之有幸不幸類如此已而坊費不貲所給之銀才三十兩丘子慮無以昭大典也更坊爲屋以奉聖旨異時將祀旌婦於其中而併祀兩孺人焉因名之曰三節祠先期來請余記余惟旌表一事特國家以之風勵天下而忠臣孝子節婦之心原未嘗計及當三孺人之苦節也卹卹乎惟恐孤不得立無顏見

夫子於地下耳豈以得旌不得旌爲榮辱哉然而爲其後者痛艱貞之遇思罔極之恩則惟幸其一邀旌典此亦人子不得已之極思也而國家又有例焉以格之爲其後者蓋亦苦矣今丘子乃能致其例之所應得而又及於例之所不應得其孝思可不謂曲而盡乎余先世累葉孀居每聞人談守節事輒慘然不樂然竊恨先德未揚人有求余文者又未嘗不樂爲敘述也而况丘氏之三節出於一門又適與吾家不少異耶語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顧吾家自曾王父

以下四世單丁吾年踰艾尚未有孫而丘子齒少於
余有丈夫子五諸孫又駸駸起矣豈天之獨厚於
丘氏耶抑余實不才無能顯揚世節如丘子故其後
之盛亦不及耶祠成之後陳牲伐鼓於其下者常無
忘三孺人之苦節丘氏子子孫孫其可量哉是爲記

周臯懷詩稿序

巳巳

余家慈谿之鶴浦地臨水篆江絕江而南爲鄞溯江
而西爲餘姚扁舟去來旦夕可達然或二三十里或
七八十里非若邑城十數里之近一日可再往返也
顧余平生好詩所與倡詠劇切者多在姚江甬水而
谿上則絕無一人非余薄谿上人不與談詩谿上人
實無有愛余詩者居嘗竊歎以爲吾邑自永興以來
風雅代起九靈春草鶴年伯防之歌哭一時尤稱極
盛降及有明聲承響接何至今日寥寥乃爾十年之

中忽得周子臯懷臯懷生縉紳之家而脫膏粱之習
穎悟強記知場屋之外大有學問顧獨愛余所作詩
至見輒手抄藏之篋笥猶憶明弘正間臯懷之先世
黃門克敬公左遷粵藩先大夫勉齋公賦詩贈行吾
族祖玉泉縣尹之歸素菴郡守之壽黃門皆作文以
序其盛豈周鄭兩家文字因緣至今猶未絕耶甲子
之冬臯懷與余並轡北上沿道聯吟乙丑長安唱和
尤夥余以思親先返臯懷緘寄娛憂之集戊辰復會
京邸則臯懷所作成帙矣數年之間日新月異余之

愛臯懷蓋不啻臯懷之愛余也夫人情相愛以其同
耳余詩朴直不諱空疎而臯懷博雅出語必有根據
余詩隨口適意未免率易而臯懷苦吟千鍾百鍊余
詩自鳴其憂樂如吾儕小人朝不謀夕而臯懷感時
嫉俗視鄉鄰若同室已溺已饑直欲攘臂而出其間
蓋亦可謂不同之甚矣夫不同而何以相愛若此之
深耶臯懷曰子當爲我序之余謂相視而笑莫逆於
心此非可以言傳也臯懷有友曰姜友棠者其愛臯
懷亦猶臯懷之愛余也臯懷其轉而問之友棠同耶

不同耶夫不同而相愛此其所以爲詩也此其所以爲谿上人之所不愛也雖然邑壤百里得臯懷焉又得友棠焉谿上風流亦不讓美姚江雨水矣一歌一和領袖羣英吾谿上山川秀美固才藪也豈無有聞風而起接踵古人者他日訪友談詩吾又舍此奚適哉已巳南還臯懷館穀龍丘屢書督序歲晏將歸述此俟之

敬思堂記

庚午

江南之鄭皆徙自滎陽其後世遠而派分居越者浦江以義門名慈谿以節門著而居吳之郡城者則以假山稱假山之鄭世產名醫其人多自號曰山若三山先生其尤表表者也三山精於醫而不徒以醫重仁心懿行見於學士大夫之誌表生子二君昭君靜君昭無子以君靜之子兼山爲子兼山爲人慷慨尚義承三山家學好從賢豪長者遊尤爲當世所推重嘗葬三山公及王孺人顧孺人於長洲之歸元莊而

附葬其繼母嚴孺人於左本生父母青山翁顧孺人
於右因念墓祭非古而情不容已風晨雨夕將事爲
難謀於其旁立祠栖主以展春露秋霜之思未果而
卒康熙庚午兼山之子學山下葬兼山於墓北先期
構屋於東將奉三世之主而合祭焉名其堂曰敬思
嗚呼顧名而思義學山之所以致敬而盡其孝思者
可不謂之繼述之善者歟是年夏四月節門之鄭有
名梁者以翰林院庶吉士假滿還朝道經吳會學山
買艇攜樽邀往遊焉松楸蔚然佳氣迴合登眺之餘

屬之書額而且求述其緣起如右

處安黃君墓誌銘

庚午

君姓黃氏諱晉良字朗伯處安其別號也閩人世居石鼓之蓮村生而穎敏讀書窮理務爲有用之學方其補博士弟子也年才十九與其伯父某師友家庭文譽遠出三試秋闈不售逆知明室將亂講求經濟人望歸之闖賊之陷京城閩撫張公肯堂使將勤王之師君以親在讓其伯父而自留鄉里以備不虞唐邸建國遂授中書舍人尋陞工部營繕司主事屢出督餉一時指斥條陳悉中肯綮本朝一統失職家貧

以親老不得已走東西粵就故人之招受其束修以
供菽水然某某之難某某之獄人所不能白其冤者
君皆力解之其客金陵張大將軍也海上入寇之師
方遁所過州縣縉紳多爲怨家所持動輒罹網大將
軍亦不免修睚眦之郟君直詞正色曉以大義所全
甚多蓋君雖不遇於時不苟且以就功名而才氣過
人所至必有以及物類如此君旣抱用世之志鬱不
得施則以其精神寄之於著述而又旁及於藝事生
平手不釋卷精研儒釋之辨晚年尤愛石齋先生易

學諸書嘗作唐詩剩義四十卷吟稿多至等身老居
石井作井上述古詩八十二則起自周宣王終元世
祖論其得失之大者以明已志書法得二王精蘊時
寫孝經易米以養二親畫竹石亦別有生趣素嫻騎
射當爲弟子員時督學集諸生較射君獨連矢破的
有文武出羣之目慨自解推風息游道凌遲士之挾
藝者四顧無可投足閩處南徼其聲氣尤與中原阻
隔而君獨交遊徧海內居則守令造門出則公卿倒
屣甲寅之亂僑寓虎丘耆舊過從名流饋餉觴遊歌

哭傳誦四方雖諸公高誼遠紹前輩風流要之君實有所長非無故而致此也生於明萬曆乙卯十一月某日卒今康熙己巳四月某日春秋七十有五九世祖某洪武時知澄邁有聲曾祖某教授益府祖某知建水州事父某母陳氏以君貴封承德郎安人君事之養志盡禮先娶林氏茶陵州守某之孫女有婦德封安人前君歿四十有三年生子三農覺天植南平廩生繼娶林氏生子一興祖女二長適鄭善述次適劉之觀孫男八宗儀宗表宗憲俱庠生宗香宗望宗

有宗振宗穎孫女六曾孫男四道輔道岸道平道焯女六當君寓虎丘時同郡少司寇鄭公方宰靖江見其詩而愛之迎之入署爲刻其庚辛壬三年所作相別十數年尺素往來君諄諄以所作詩文六十卷相託公報書謂賦歸之日當卜築石鼓幔亭同爲方外之遊而君竟卒矣某年月日將葬于某原其孤不遠數千里函狀乞銘於公公乃以屬之門下士鄭梁銘曰

身將隱矣焉用文遺書六十卷合焚寄語故人胡慙

慙丈夫生不獲建勲退而著述意所勤不甘泯沒何
獨君吾言鏡石表諸墳後有作者或得聞庶免散軼
隨烟雲

此而吾亦不欲其平且日與其
公辨書贈趙龍文且書中樂以
賦十幾半只淡出末首詩以
其詩而愛之張文入卷詩賦其
是六書皆辭賦且其
自宗幾宗琳蘇文



書